

梅茨吉 主编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顾问 马蹄疾



【清初】

青莲室主人

后水浒传

出版社

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后 水 浒 传

(清)青莲室主人 著
吕 安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观仁 李春兰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水滸系列小说集成

后水浒传
Houshuihuzhuan

(清)青莲室主人 著

梅庆吉 主编 吕 安 校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科技导报印刷厂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⁴/₁₆·插页 2

字数：290 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207-03551-9/I·573 全套十四册 定价：297.00元

《后水浒传》

出版说明

《后水浒传》是接一百二十回之后的一部续书，书大约成于顺治、康熙年间，题“青莲室主人辑”，其生平事迹不可考。

小说写宋江、卢俊义等遇害之后，不久，其他人也都遇害，只有燕青逃脱。经罗真人指点迷津，点明二十八宿九曜将先后应劫下界，转生人世。宋江、卢俊义转世为杨么、王摩，率三十六家草莽英雄，在洞庭湖揭竿而起，锄强去暴，劫富济贫，蓄意谋反。作者创作《后水浒传》的目的就是为梁山泊被害英雄报不白之冤，因此这是一部总结梁山英雄招安受害的反思之作。

这次出版，依据清初刻本整理。

第十二回	小杨春甘认罪不攀人 鬼算计自伏辜出好友	(97)
第十三回	杨大郎路阻蛾眉岭 殷尚赤情恋张瑶琴	(105)
第十四回	殷尚赤争风月打商人 董敬泉苦银钱买节级	(111)
第十五回	孙节级狱底放冤人 屠金刚阵前招女婿	(119)
第十六回	好夫妻拚命捻酸 热心肠两头和事	(127)
第十七回	朱仙镇打擂台逞英雄 节级家赏中科致奇祸	(136)
第十八回	无知婢暗偷情碎宝杯 坏心奴巧逃生首家主	(145)
第十九回	开封府孙本充军 麒麟山王摩被逐	(153)
第二十回	青竹蛇调麻药作生涯 郑天佑合群雄劫秦饷	(162)
第二十一回	众愚民升天成白骨 两好汉双箭射红灯	(171)
第二十二回	弄风沙埋杠银潜踪灭迹 押解官追劫贼画影图形	(180)
第二十三回	杨么赦还乡同形被缚 马隆爱好汉拚命救人	(190)
第二十四回	白云山四英雄小结义 龙尾岭两押差私害人	(198)

第二十五回	黑疯子气愤愤怪人轻 许蕙娘铁铮铮守节义	(205)
第二十六回	杨义士拚命救佳人 袁长罡设谋合大伙	(213)
第二十七回	不约同大闹开封府 义气合齐上白云山	(222)
第二十八回	杨义士思父母还乡 黑疯子赶朋友作伴	(230)
第二十九回	屠俏不提防遇官兵 杨么用妙计擒黄佐	(237)
第三十回	路见不平打德明 坐护乡村遇常况	(246)
第三十一回	乡人乘醉捉马隆 当事无知升太尉	(254)
第三十二回	杨么为父母受刑 马隆救朋友陷狱	(262)
第三十三回	何能义激柳壤村 文用智赚岳阳府	(270)
第三十四回	柳壤村应风水奔杨么 众弟兄验天时齐合伙	(280)
第三十五回	贺太尉魂销九曲岭 黑疯子身脱武昌监	(289)
第三十六回	诵真经智擒双将 看车水巧制轮船	(297)
第三十七回	袭广陵喜归勇士 下教场快杀前仇	(305)

第三十八回	夏剥皮因名偿实罪 杨义勇感梦见前身	(314)
第三十九回	神棍合借朱润还家 铁匣开遇杨么出井	(324)
第四十回	杨义勇闻朝政心伤 宋高宗遇天中作乐	(333)
第四十一回	杨么入宫谏天子 高宗因义释杨么	(342)
第四十二回	再萧何抗违军令 众豪杰大悟前身	(351)
第四十三回	英雄误入销金帐 俏妇从权认丈夫	(360)
第四十四回	袁军师锦囊遗妙计 岳少保决算大惊人	(369)
第四十五回	岳少保收服么摩 众星宿各安缠次	(377)

第一回 燕小乙访旧事暗伤心 罗真人指新魔重出世

话说前《水浒》中宋江等一百单八人，原是锁伏之魔，只因国运当然，一时误走，以致群雄横聚，后因归顺，遂奉旨征服大辽，剿平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此时道君贤明，虽不重用，令其老死沟壑，也可消释。无奈蔡京、童贯、高俅、杨戩用事，忌妒功臣。或明明献谗，或暗暗矫旨，或改赐药酒，或私下水银，将宋江、卢俊义两个大头目，俱一时害死。宋江服毒，自知不免，却虑李逵闻信，定然不服，又要生事，以伤其归顺忠义之名，因而召至楚州，暗以药酒饮之，使其同死；继而吴用、花荣亲来探望，见宋江死于非命，不胜悲痛，欲要再作风波，而蛇已无头，大势尽失，死灰不能复燃，遂同缢于蓼儿洼坟树之上。一时梁山好汉闻此凶信，俱各惊骇，不能自安，虽未曾尽遭毒手，然惊惊恐恐，不多时早尽皆同毙矣。唯燕青一人，心灵性巧，屡屡劝宋、卢二头领全身远害，二头领不以为然。燕青因藏敕书并金银财物，悄悄遁去，隐姓埋名，到各处遨游，十分快乐。

一日忽重游到梁山水浒，见金沙滩边，寂寂寥寥，唯有渔樵出入；忠义堂上，荒荒凉凉，只存砧毁遗迹。回想当时弟兄啸聚，何等

威风，今一旦萧条至此，不胜叹息了半晌。因又想到，若论改邪归正，去狼虎之猖狂，守衣冠之淡薄，亦未尝不是。但恐落奸人圈套，徒苦徒劳，而终不免，则此心何以能甘，此气何以能平！低徊了半晌，忽又想到，此皆我之过虑耳。一个朝廷诏旨，赫赫煌煌，明降招安，各加职任地方为官，治政理民。奸臣纵恶，亦不敢有异。就是宋公明哥哥与主人卢俊义，亦要算做当今之豪杰。我苦苦劝他们隐去，决不肯听从者，亦必看得无患耳。我今不放心者，真可谓过虑。想罢才去东西闲玩。虽说闲玩，然荆榛满地，只觉凄凉，无兴久留，因又渡过金沙滩来。只见一个老者，须鬓皓然，坐在一块石上，看着一个打柴的樵夫，在那里攀谈。燕青在他二人面前走过，隐隐听得那老者说道：“这哪里关朝廷之事，皆是奸臣所为。”燕青听见说话有些诧异，便立脚不走，要听他说出后面的言语。那老者见有人立听，也就住口不说。燕青见他不谈，听得气闷，便忍耐不住，只得上前，向老者拱拱手，问道：“老丈方才所说的奸臣，莫不就是当朝的蔡、童、高、杨四人么？”那老者道：“不是他四人，哪里寻得出四个来！”燕青道：“请教老丈，可知他如今又做了什么坏事？”那老者将燕青上下估了两眼，道：“这是我本地方的闲话，今日无事，偶然与此樵友闲谈耍子，你是个过客，别处人，说来也未必晓得，问它怎的？”燕青便乘机说道：“在下果是过路别处人，原不该问及贵地方事。只因受了奸臣之害，弄得有家难奔，飘流至此。才听得老丈说什么奸臣，莫不做了什么不公不法之事，有个恶贯满盈，使人共闻共快的事，故此动问，万望见教。”那老者听了道：“原来老兄也受了奸臣之害，所以要问。你既要问，可知这地方叫什么名色？”燕青道：“初来不知，因问人，方知梁山地方。”那老者道：“你既知梁山泊，就该知这梁山泊一向是什么人占住了？”燕青假说道：“这就不知了，求老丈见教。”那老者道：“这梁山泊，在今日看来，一处洼水，不足为奇。在当时有一伙大盗，一百单八条好汉占据了此泊，内立三关，

外设百险。这一洼水比三江五湖还厉害几分。莫说附近的郡县奈何他不得，就是朝廷屡差了大将军高俅、童贯率领了无数兵马来征剿，俱被这山泊里的好汉杀得大败亏输，不敢正眼而觑。”燕青故意问道：“既是这等强横，为何今日却寂寂寥寥，不见一个？”老者道：“老兄有所不知，这班好汉，论他啸聚行藏，自然是一伙大盗；若推原其心，他众豪杰不是遭权贵之殃，就是受奸人之害。实俱含冤负屈，无处可伸，故激怒而至于此。所以这宋大王虽为盗魁，却心忠义，所坐之堂，亦以‘忠义’为名。又立两竿旗，上写‘替天行道’，只诛赃官污吏，绝不扰害良民。所以我们邻近百姓，甚是安堵。不期后来奸臣设计，知战不胜，遂降赦招安。这宋大王陷身水泊，原非其志，一闻招安，满心欢喜，以为改邪归正，可以报效朝廷，以补前过。虽有心腹再三劝他，他只不听，故受招安，归顺朝廷，因将梁山泊一个虎狼之穴，弄做一个渔钓樵牧之场。所以我与樵友在此叹息。”燕青因又问道：“为盗乃犯罪之人，得降赦招安，便是美事，老丈为何又与樵友叹息？”老者道：“得降赦招安，固是美事。但恨朝堂之上的蔡、童、高、杨弄权。朝廷虽赦，他们却不肯赦，所以令人叹息。”燕青道：“朝廷既明明降赦，难道他们敢将他众人杀害么？”老者道：“明明杀害，虽是不敢；暗暗杀害，却怎防得。况朝廷孤立于上，那里的许多眼睛来看他，那里有许多耳朵来听他，只好白白送劫性命罢了。”燕青笑道：“我想宋大王这班人，做过事业，谅非庸懦无用之人。若说朝廷明明杀害，自应无说；若说奸臣暗害，这班人如狼如虎，怎么害得？只怕还是老丈的过虑。”老者道：“怎么是我的过虑？这宋、卢两大头目，已有人传说，俱被奸臣害死了。我们所以在此叹息。”燕青道：“老丈既知其被害，可知是怎样被害？”老者道：“说起来做奸臣，原有一种弄奸之才。他矫诏说是念宋江、卢俊义征方腊有功，召卢俊义入朝赐食，却在饮食中暗暗地下了水银，一时不觉，归到半路，水银下坠，跌入淮河而死；又遣官赐宋江美酒，却在

酒中下了毒药，宋江饮之而死。此系明明之事，怎说是我的过虑？”

燕青听了这话，暗暗吃惊。因也假叹息了两声，遂别过走开。暗暗思想道：“此老之言，若说不确，却说得详详细细，皆有指实；若说是实，则宋公明哥哥与我卢主人，做了一生的英雄好汉，若明正其罪，便受一刀之痛，也甘心，怎肮肮脏脏、糊糊涂涂，为奸人所弄，死于非命？这却怎生气得他过。但想他们，何仇于宋、卢二人，而行此诡秘之计？只怕此信，老者得之传闻，也还未确。我总清闲在此，何不前往楚州、卢州去探问一番，便知端的。”

算计定了，遂转身晓夜奔驰。奔到近处，不稍打探，早已有人纷纷叹息，共传其事，与老者所说一样。燕青到此，眼见是真，只急得满肚皮小鹿儿在心头乱撞，却无一人可以告诉，一团冤苦，唯有自知。因又访知葬在蓼儿洼，遂悄悄走到坟上哭拜于宋江坟前，道：“我当初分别时，就知奸臣在内，岂容功臣并立。何等苦劝哥哥与主人，全身远害为高。主人与哥哥并不垂听，只思尽忠报国，感动主心。谁知今日无辜饮恨吞声，死于奸佞之手。天高日远，一腔忠义，凭谁暴白这般冤情。我想你在九泉之下，岂肯甘心！我燕青欲待为哥哥报仇雪耻，手戮奸人，又恨此时此际，孤掌难鸣，只好徒存此心罢了。”哭拜罢，起身四下观望，却又见旁边有两冢。再细问人，方知吴用、花荣缢死于此，故就埋葬两旁。因也哭拜了一番，道：“人谁不死，二位哥哥这一死，却死得大有义气。也见得我辈弟兄，绝不以生死异其心。我燕青今虽遨游于此，无人能奈我何，然揆之弟兄情分，众皆丧亡，我独保全，终属偷生，岂志士之所为哉！倒不如也学吴军师与花知寨，殉死于此，方觉于心无愧。”遂在腰间解下一条大带来，欲要缢死树间，以全情义。忽又想到：“我今一死，亦有何难。但死得不明不白，未免九泉饮恨。怎能得一高人，问明了我哥哥这一死，还是水泊中造恶过多，理应一死；还是改邪归正，又出死力，功足偿罪，不幸遭奸人之害，含冤负屈而死耶？若能说个明白，便死也

死得快活。只苦当今之世，没个高人可问，却将奈何？”因又低徊了半晌，忽想道：“此事也难问外人，我一百单八个弟兄，尽皆东零西落，死亡殆尽。我想公孙胜哥哥当日先去，他定然还在，况他又有些学识，何不去问他一声，或者有一个明白。”因又想到：“明镜能鉴形察影者，盖立身于形影之外。公孙胜哥哥虽然高明，但恐他身在劫中，岂能行劫外之事？”因又低徊了半晌，忽然有悟，大笑道：“我燕青怎聪明一世，却懵懂一时。现放着公孙胜的师父罗真人，乃当世神仙。况宋公明哥哥曾拜见过他，他已悉知其事，我怎不去求问于他，讨一个真实消息，却在此胡思乱想。”一时想定了主意，便拜别三坟道：“不是燕青舍不得性命，贪偷一日之生，只为要问个明白，好与哥哥到地下来同乐。”

拜罢，遂潜离了蓼儿洼，竟取路入蓟州而来。不日到了蓟州，细细问访公孙胜的住居。原来此时公孙胜的母亲已死，公孙胜辞归之后，便不复家居，竟随着师父罗真人在山上修真养性。燕青再三寻访，并无踪迹。因又想道：“公孙胜哥哥既脱离尘网，留心向道，自埋名隐姓，不[近凡人]，踪迹难访。何不径到二仙山紫虚观去见罗真人问我公孙胜哥哥的消息，自然晓得。”

想定了主意，遂志志诚诚斋戒了三日，投二仙山紫虚观而来。来便来了，因无人引进，心下还缓缓的，恐怕罗真人不容他相见。不期才转过一带长林，忽林子中走出一个人来，道：“燕贤弟来了么？”燕青见人叫，忙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恰正是公孙胜，便满心欢喜，急上前相见，道：“我燕青哪里不寻哥哥，并无踪迹。谁知却在这里相逢，不知哥哥还是无心撞见，还是有意来迎？”公孙胜道：“适才在观中随侍本师，本师趺坐观空，忽然对我说道：‘你结义的燕兄弟要来见我，你可出去接他入来。’故愚兄在此伺候，不然愚兄何以得知。”燕青不禁吐舌说道：“真是神仙，我此来必要问个分晓。”公孙胜道：“贤弟高识远见，已为天外冥鸿，更有何事关心，特若远来见

本师？”燕青道：“据哥哥这等问我，想是宋公明哥哥与我卢主人近日的事还不知？”公孙胜道：“我自从谢了世缘归来，只日侍本师，连观门也不出。宋、卢二兄长做官的事，我哪里晓得？近日又有什么事，贤弟可细细对我一说。”燕青见问，便忍不住大哭起来，痛说道：“宋公明哥哥与我卢主人，我当日恁般劝他，他只认定人不负我，谁知竟被蔡、童、高、杨设计暗暗害了性命。”公孙胜听说，吃了一惊，也不觉坠下泪，说道：“原来二位兄长遭此大变。但他二人已为臣子，又系有功之人，奸臣怎生加害？”燕青含泪将赐饮食下水银，并赐药酒与宋江，宋江转以药酒药死李逵，恐他生乱，及吴用、花荣缢死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说到伤心不胜，又大哭了一场。哭罢，因又说道：“不然我也拼着一死，相从两位哥哥于地下。只因他二人这一死，不知是恶报该死，特假奸人手；又不知是已经赦宥，罪不应死，苦为奸人所害？若是恶报该死，便当含笑受之；若是罪不致死，而暗遭奸人之手，则此仇岂可不报。因再三思想，不得明白，故特远来，要求真人示个端的。”公孙胜听了点头道：“这也想得有理。本师既已知你到此，又叫我来迎，定然有个主见。我与贤弟可快去拜问。”

说罢，遂相引着同入观中。先自去禀真人道：“弟子奉法旨，已迎燕弟来此候见。”真人道：“可请过来。”燕青闻命，忙走至座前，哭拜于地，道：“弟子燕青，只为弟兄情义，不忍见其死于非命，痛入骨髓，不知还是宿孽当受，不知又是数命应该？祖师具天人冰鉴，自悉其中来去，特来恳求，万望指迷。”罗真人忙叫公孙胜扶他起来，说道：“燕义士请坐，待我与你细说。”燕青领命坐在旁边凳上。真人说道：“大凡天道，有个循环，气数有个劫运，国家有个成败，善恶有个报应，一一察来，不爽毫厘。其间生忠生佞，或为国，或为民，往往触怒人心，以致生变作乱，不一而足。从眼前所见所闻看来，虽曰人事差池，若就大头脑算来，实皆国家之败运与气数之劫运使然也。譬如大宋当兴，自生出太祖、太宗仁圣之主来，创成帝室。当时岂无

魔业，但圣明在上，便自然消散。到了后来败运，又恰当劫数，故生庸主，洪太尉放走了妖魔。蔡、童、高、杨奸臣妒贤嫉能，将一班虎狼好汉都驱逐于水浒中，以造就国家之衰败。虽众义士以‘忠义’为心，欲‘替天行道’，然弄兵水浒，终属强梁。亏得后来知机改邪归正，纵有十分过恶，已消八九。况又荡平三寇，款服一方，尽忠报国，其功足以谢罪。若有贤臣当国，优礼用之，一场冤愆，俱消散矣。无奈国家之前劫虽消，而后劫尚隐伏于未起，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义，以酿后患。此宋公明众义士所以遭其暗害，重结新冤以为后劫者也。莫说宋、卢义士身受其害，自然造成劫数，就是燕义士这等愤愤不平一段激烈之气，亦是劫数中的种子，何况于他！”燕青因又问道：“奸臣造恶，转成劫数；劫数之灾，不祸于国，即殃于民，却于起衅的奸臣无损。这样天理，不几漏网？”罗真人道：“怨气不消，造成劫数，此气数操其大纲耳。至于细小奸人，今日算人，异日受人之算；今日害人，异日得人之害。此又善恶之所应也，如何得能漏网。须知劫数自劫数，报应自报应。又须知劫数中亦有报应，报应中亦有劫数。此天理所以昭彰，天运所以循环也。”燕青听了方豁然大悟，又拜伏于地，道：“燕青愚昧，不识仙机，感蒙祖师指示，一旦了了，始知宋、卢众兄弟虽死于奸人之手，实劫运尚未曾消完。今日始知奸人虽弄权肆虐于而今，终必改头换面，受恶报于异日。天理既不爽毫厘，人心又何烦过激。燕青自兹以后，当安心从众弟兄，再托生，以完劫运，以报奸仇矣。但不知众弟兄异世浮萍可能相聚？”罗真人道：“鸟自投树，鱼自归渊，气之所致也，一气而来，自一气而往，怎么不能复聚！但一百八人中，阵亡者已应其劫，坐化者自归其位。今后聚者只不过受职被屈及辞去忧闷而死这班人耳！今各已托生人世。就是我弟子公孙胜，虽云修道，劫亦未消，也要去走遭。”燕青听了，暗暗屈指一算。因说道：“将来几人还能复聚，弟子前日过梁山水浒，见其山枯水竭，树木凋残，恐不能复兴忠义。”罗真人

道：“生一豪杰自生一灵地，以发其迹。天下皆水，是水皆浒，何定于梁山一泊。”燕青道：“水浒若不定限于梁山，则前差后别，恐失本来。”罗真人道：“斗转则星移，朝廷尚不能世守于汴京，水浒安可认定梁山？当日一百八人，是应罡煞。近日吾见二十八宿与九曜，俱已沉晦失度，将来几人，魄应罡煞以消冤，气应星曜以应劫。到了冤消劫尽，魄聚气升，罡煞原是罡煞，星辰仍是星辰。燕义士谆谆叩问，自是有心人所为。但天道难知，即闻之而天机亦不敢尽泄。义士但略识其大意可也。”

燕青听了，因又问道：“天机固不敢尽泄，但弟子情深，尚有不尽之请，望祖师慈悲指引。”真人道：“燕义士还有什言？”燕青道：“这几位弟兄，祖师说已托人世，不知弟子此去天涯海角，可能亲见得一二人否？”罗真人点头道：“真情种也！吾今有四句偈言，汝当记之。”因说道：

有妇悲啼，在于水溪。

怀藏两犊，卢兮宋兮。

真人说完，遂唤公孙胜近前，暗说了几句，道：“你今送燕义士下山，完却前因，来寻后果可也。”二人遂拜而出。公孙胜因留燕青到小房中，以叙久阔。只因这一叙，有分教：求福招愆，因贪反失。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寄远乡百姓逢金兵 柳壕村杨么梦神女

话说燕青、公孙胜，拜辞了罗真人。公孙胜邀请燕青到自己小房中，即使道童收拾了几种蔬菜，又打了几角素酒，不一时安排好了，与燕青对酌。燕青只将罗真人这些言语在心上细细推求。因对公孙胜说道：“真人这些天机，俱已问明了然。只是说大宋不能保守汴京，若是大宋已绝，奸臣随灭，说我弟兄异日复聚，不知与谁为仇？只这句话，方才不曾问明。”公孙胜道：“这种天机，本师曾与愚兄说来。当日本师入定多时，到了出定，我便问入定许久必有见闻。本师道：‘因朝见上帝，适值当今徽宗欲求长生，做了一分醮事，有表上达天庭。符官不敢进呈上帝，命我呈送御前圣览。不期表内有‘喫苦喫亏’，误写了小‘吃’字，诸神奏责其不敬之罪。上帝原其心，必非有意，因准增其寿数；又查他国运，使他父子去国三千余里，准其罪愆以应劫数。’彼时愚兄听了，忙问道：‘上帝既定了宋徽宗父子罪案，则天下非复大宋，不知将来又是何姓？’本师道：‘他的国运尚久，虽失汴京亦不就亡。’今本师说后来劫数，报应循环，在此时也。”燕青听了方觉快畅。

到了次日，因真人昨已命他下山，便不敢复见，遂要起身。公孙

胜亦遵师命，遂一同下山。便一路闲行缓走，各自留心。行了数日。

一日，正行得饥渴，只见前面一带垂杨，淡黄半吐，高低村舍，傍水依山。二人见了不胜心喜，忙走入村来。果见村中风景，只觉与他处不同。遂寻了一个洁净酒店中走入。主人便来引他二人到一窗下，用手推开，一时满堂俱明。将酒菜放下，二人举杯对酌。同见窗外溪湖明净，竹筠清幽，满心欢喜，饮了半晌。争奈燕青只将往事重提，不由得彼此不感伤一番。

忽抬头见溪湖那边有个妇人，在那里不胜啼哭，二人见了心知有异，暗暗吃惊。忙立起身，打发了酒钱，急忙赶到湖边。再一看时，只见那妇人，怀藏着两个婴孩，在那里儿啼母哭。二人看明，燕青近前去问道：“你这妇人，为何向水这般啼哭，莫非有什冤苦，在做短见么？”那妇人见有人问，只得含泪说道：“小妇人不幸前月坐产，生下这两个冤家，被丈夫埋怨。因受气不过，只得将他抱来，要抛弃水中淹死。走便走了来，却又一时割舍不得，故在此痛哭。”燕青听了惊问道：“敢是这两个孩子，不是你丈夫亲生的么？”妇人听了，只得说道：“怎么不是亲生的！却有个缘故。只因生这两个孽障时，有两团黑气冲滚入房，一阵昏迷腹痛，不一个时辰，前后生了下来。谁知黑气未散，在满房中旋滚，忽然冲出火烟。我丈夫忙叫失火，我只得将这两个孩子抱出。不一时将这几间草屋烧得干净，便埋怨他命不好。又不期自从生下，只昼夜啼哭，睡在竹筐内，常有人看见出怪相。便指说是妖魔，日后养大必要妨害爹娘。我丈夫一发不喜欢，便要弄死他们，是我不肯，只与我合气。也只说他啼哭有个了时，谁知已过满月，只啼哭得日夜不停，连我也厌烦起来。今早又惹了丈夫生气，故此一径抱来，要将他俩丢入溪中。却又见他俩五官俱足，声音洪亮，不象是个妖魔。因想起怀胎苦楚，指望日后靠他。若将他淹死，便是无望，不得不哭。又见他一递一声的，又不得不恨。一时正在两难，不期二位走来，便俱不哭了。”公孙胜听了，暗暗惊喜，